

三國演義

三集

封面2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

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

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

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

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

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

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

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

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

「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

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

「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

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

有諂佞者乎？」

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

下掌廚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

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

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

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

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

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

「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正好瞞足下耳。」修曰：「丞

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

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

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魁西蜀，文章貫

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

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

容一禍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禍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

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

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

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

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

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

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

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

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

以仁義治人。」

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

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騙

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

操怒氣未息。

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

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

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

前至鄂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

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

松曰：「然也。」

那將慌忙

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

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

雲曰：「然也。」

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聊奉酒食。」

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遂

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

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

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

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思，

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

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

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

此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

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姦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

「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

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

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

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

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

戀之地也。」玄德曰：「故知如此，尙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

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

「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

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胆。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

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

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

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

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

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

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

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

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

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

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

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

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

「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

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

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

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

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

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

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

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

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

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

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

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

『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

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

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

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

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

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

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

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

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癬疥之疾，劉備入川，乃

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

同處乎？

今若召來，西川休矣！

璋叱曰：「再休亂言！」

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

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

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

參拜已畢，呈

上書信。

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

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齋貢，

甚切惶愧。

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

朋友尙然，况宗族乎？

今張魯在

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

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

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常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

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

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

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

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

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

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

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鶴鷄尙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

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

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

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

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

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

玄德獨坐沉吟。

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

人也。

主公高明，何多疑耶？」

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

統曰：「荊州東有孫

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

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

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

賜也。

何必疑哉？」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

龐統笑曰：「主公之言，

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

宜從權變。且兼

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

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

今日不取，終

爲他人取耳。

主公幸熟思焉。」

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

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

玄德曰：「吾

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

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

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

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

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

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

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

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

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

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

次日，上馬出榆橋門。

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

後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

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

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

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人有詩歎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

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

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

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

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

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

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

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

非張松則失之矣。』

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

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

劉備柔中有剛，

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

璋笑曰：『汝等皆多慮。

吾兄豈有二心哉？』

衆皆嗟歎而退。

却說玄德歸到寨中。

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

玄德曰：

『季玉真誠實人也。』

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

保也。

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

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

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

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

也。』

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

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上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思

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

細叙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

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

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

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

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

「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

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

却說劉璋歸寨。劉瓚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款敘。

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

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

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

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

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

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

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

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

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

換阿斗。

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

權曰：「此計大妙！」

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

胆量。

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

今可差他去。」

昭曰：「切勿洩漏。」

只此便令起行。」

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

船內暗藏兵器。

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

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

夫人命周善入。

善呈上密書。

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

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

念夫人。

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

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

夫人曰：「皇叔引兵遠

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

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

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

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

周善曰：「大江之中，

已準備下船隻。

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

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

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

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

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

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

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

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撈，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

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

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

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

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

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

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

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捺，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

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旛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

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

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

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

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

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胆裂，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

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

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

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

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卽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剋期告竣。

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

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二，衣服；三，樂縣；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圭瓚。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

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

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

或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

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謚曰敬侯。

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

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

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

耳！」

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

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

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

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賞

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

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

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

「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

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

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敕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

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差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

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

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

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

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

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

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與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

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

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

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

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口曰：「劉備梟雄，久留

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

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

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

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

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

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

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

玄德問那三條計。

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

楊懷、高沛

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

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

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

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

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

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

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

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

檄各關去訖。

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

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

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

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

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

統曰：

『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

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

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閒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

出中軍。

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

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

楊高二人急待

爭圖，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

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

情？」

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

統便喝斬二人。

玄德還猶未決。

統曰：

「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

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

黃忠、魏延，早

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

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

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

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

你等無罪，不必驚疑。」

衆皆拜謝。

龐統曰：「吾今即

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

衆皆應允。

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

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

開關。」

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

蜀軍皆降。

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

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

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

之會，可謂樂乎？」

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

玄德曰：「吾聞昔日

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

汝言何不合道理？」

可速退！」

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

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瑣、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

四將行兵之次，劉瑣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瑣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

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瓚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瓚。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
雛鳳墜地，臥龍升天。
一得一失，天數當然。
見機而

作，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瓚又請

問時，上人目合眉垂，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不可不

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

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

縣前面，依山傍險，割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瓚

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瓚、張任，守護雒城。

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

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

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

鄧賢營寨，必有重賞。」

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

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攔越？」魏

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

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

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

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

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

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

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

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卸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旛，鎗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

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

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

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

『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脚，

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

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

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

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

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

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

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

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

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

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

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

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

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

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

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

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

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

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

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床

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

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

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

彭永言乎？」陸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叢，字

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削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

叢從何而來。叢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

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叢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

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叢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

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叢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

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玄德卽拜彭叢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

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

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

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

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

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蒙。忽報荊州諸葛

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

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昴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

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

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昴星在

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

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

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

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

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

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

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遮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

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

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

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

以疑主公之心。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

准行。」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

黃忠、魏延領軍先行。

玄德與龐統約定，

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

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

玄德曰：「軍師何故

乘此劣馬？」

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

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

白馬，性極馴熟。

軍師可騎，萬無一失。

劣馬吾自乘之。」

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

龐

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

雖萬死亦不能報也。」

遂各上馬取路而進。

玄德見龐統去

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

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

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

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

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

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

見魏延兵過，張任

殺儘放過去，休得驚動。

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

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

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

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破響，箭

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

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

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斃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惱。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

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等；

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等

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

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

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

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等，當先趕來。玄

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運運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

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

兵截出，殺追張任，還趕二十里，奔回戰馬極多。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

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

臂矣！」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

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衆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

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齋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

「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

「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

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

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

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沔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

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

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

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

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

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

城下搦戰。

城上衆軍百般痛罵。

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弔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

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

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

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

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

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

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

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

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

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

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

山中探聽。

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

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

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

「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披寨都起，人啣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

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

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

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

計！」即時傳令，教軍士准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

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

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

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

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

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

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縑，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

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

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

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

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

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噴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

顏威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

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

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尙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厮杀一場。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敎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准備，今日夜間分

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

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

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

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

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

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

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

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城內盡撥

民兵上城，擂鼓助賊。

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

張任巡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

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

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派江而來，尙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

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等交鋒，城中吳懿、劉瓛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

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

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

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

其降，收兵近城下寨。

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

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

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

衝出助戰。』

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

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遠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

復回，把張飛圍在核心，進退不得。

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

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

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

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

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

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

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

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

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遠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

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戩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

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瓚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一任爲前隊，膺爲後隊，一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

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聚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

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

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剝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

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

騰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

玄德賞了卓騰，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

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

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

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

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投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

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

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人張翼也。

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隄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接洽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

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

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

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

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

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
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

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荊州眷念舊情，

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即時遣

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

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

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

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

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

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

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

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

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

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

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

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

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

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

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忘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

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

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

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討之？」
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
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
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爲內應。」
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

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

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吾子趙月

見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

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

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

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

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

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

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

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擊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一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攔開，爲首的

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

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

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

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

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

卒與之爵。

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

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

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

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

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

西兩川，實爲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卽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却說關、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

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

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

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

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

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

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

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

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

下已伏強弩，欲與吾廝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

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

玄德卽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讀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

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

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

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佯作不聞，對

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

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

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

殺得曹操割髮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

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

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

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

下，正遇楊栢。魏延與楊栢交戰，不十合，楊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

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

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

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

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

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

日戰馬超。」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鎗而出。

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

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

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

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

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

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

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

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

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

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

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

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

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

張飛趕來，暗掣銅鎗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

鎗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

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詭

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

上關。

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

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

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

東川張魯，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

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

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

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

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

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

聽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

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

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

去說與馬超：『汝旣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

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

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

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

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

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

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

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

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相

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

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

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

「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

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

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

砍爲肉醬！」

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

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

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

「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一日中則晁，月滿則

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

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涇橋之敗，冀

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

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

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

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

楊栢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

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

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

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

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

玄德大喜。是日盡歡。

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

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

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

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

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

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

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

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

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

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

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

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

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

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

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

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

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

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

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

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

『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

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

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

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萊，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

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

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

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

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

「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

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叙，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

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敎就稟伯父此事。」玄德大

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

只恐雲長性急，便敎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

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

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

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

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

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

還，卽動干戈。』張昭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

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却說孫權要素荊州。

張昭獻計曰：

「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

其兄諸葛瑾今仕於

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

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

小。」

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

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

昭曰：

「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

權從之，卽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

不數日，到了成

都，先使人報知玄德。

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

孔明曰：「來索荊州耳。」

玄

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

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

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

亮曰：「兄長有

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

瑾大喜，卽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

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尙懼之，切宜仔細。」

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卽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

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

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

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

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

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

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

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

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

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

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瑾曰：「主公所言極是。」

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

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爲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

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

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

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

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

「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

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渾池會上，覩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為號，準備斫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

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

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

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

荆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

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爲念君侯

等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荆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

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

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

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

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貪而背

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

「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

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

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

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

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

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另作商議。」

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

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

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賊。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淝池。

雲長自回荆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卽申報主

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卽令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荆州。

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

曹操。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憲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

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

難以威勝。愚以爲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

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

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畢，遂罷南征，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

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

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

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

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

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

捨。』

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跪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不久必將篡

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

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即召穆

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

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

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

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

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

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

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順乃

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

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

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

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

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圖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

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邴慮持

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

是日帝在外殿，見鄒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

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掀后頭髮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邴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爲一龍：華歆爲龍頭，邴原爲龍腹，管寧爲龍尾。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寧自此鄙歆之爲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爲友。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椽，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後人有

詩歎華歆曰：

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白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寤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

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

去，帝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郗慮令左

右扶帝入宮。

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

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

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歎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

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

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

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

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

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

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

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

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

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

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

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

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

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

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二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

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

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

「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

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

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

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

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懈而無備，然

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

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

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張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

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

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

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關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

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

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

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

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

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

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

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晝夜引兵劫寨。龐德

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

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

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

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

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

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

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

領兵一擁而入。

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

甲爲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

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

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

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

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

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

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

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爲實。

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

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

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

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

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藏，

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

爲內應。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

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

戰。」

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

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

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吾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伊籍曰：「某願往。」

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卽還荊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

伊籍退出，權問計於衆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爲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

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

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
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

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

壁不出。

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麇、蓋。

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

皖城？』

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

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

攻之。』

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可圖矣。』

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

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

權從之。

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

城上矢石齊下。

甘寧手執鐵棘，冒矢石而上。

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

呂蒙親自擂鼓。

士卒皆一擁而上，亂

刀砍死朱光。

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

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

遼

卽回兵歸合肥。

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果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

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肥，三軍盡發。

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肥。」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將效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

「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擊之。」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

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

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

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

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

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二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

師橋？」

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

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

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後人有詩

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着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

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

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

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

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

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

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梯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先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

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口：「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

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鼙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
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爲生死之交，再不爲惡。

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

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厮杀，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厮杀，便麾軍

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

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

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

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剌，盤根逼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

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尙書崔琰力言

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

之！」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

奸賊。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顛昂。忠於漢

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

王。獻帝卽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

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

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

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

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

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

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

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

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

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

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

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挑擔役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

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皆驚疑。

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

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問取柑人。

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

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

「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

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操

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

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道」，中卷名「地道」，下卷名「人道」。天道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道能穿山透石；人道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

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

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

喝左右擊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齣齣

熟睡，全無痛楚。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

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

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

奈何。

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屐，立於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

「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

「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

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

中耳！」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

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噴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

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

少刻，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

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

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

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

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

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

操大疑。慈取桌上玉盃，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

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將酒分爲兩半，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屐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褚取箭射之，慈卽不見。褚盡殺羣羊而回。

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拏左慈。三日之內，城

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閃動

街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

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拍手

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

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

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曾

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之。」

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醜，好酒疎狂。其父曾爲瑯琊卽丘長。輅自

幼便喜仰視星辰，夜不能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鶴，尙自知時，何況爲人在世

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卽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

神，兼善相術。

『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

「輅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

「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輅

講論易理。輅疊疊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不行。

子春及衆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爲「神童」。

『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疴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

非君伯母卽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

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禳也。」郭恩等涕泣伏罪。

『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又患心痛，因請輅

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

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

窠，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

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

化。此蜂窠也。」其三曰：「穀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

座驚駭。

「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尙存。」

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問老

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

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

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劉邠大驚，遂待爲上賓。

「一日出郊閒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曰：「少年高姓貴庚？」

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爲誰？」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齋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弈興濃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

「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顏攜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着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回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不然，必致天譴。」穿紅者

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

「趙顏歸問管輅。」

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

顏曰：「吾聞北斗九星，

何止一人？」

輅曰：「散而爲九，合而爲一也。」

北斗注死，南斗注生。

今已添注壽算，子復

何憂？」

父子拜謝。

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爲人卜。

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

何不召之？」

操大喜，卽差人往平原召輅。

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

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爲

憂？」

操心安，病乃漸可。

操令卜天下之事。

輅卜曰：「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

折一股。」

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

輅卜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

操問其詳。

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

操欲封輅爲太史。

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

操問其故。

答曰：「輅

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二甲，腹無三壬。

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

也。」

操曰：「汝相吾若何？」

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

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

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

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壽，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

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

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

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

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

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

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荊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

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都東華門外。

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爲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密

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爲篡逆之事。吾等爲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

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漢相金日磾之後，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

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狂說之，看是如

何。』

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三人特

來告求。』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

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禕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上。

晃佯驚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爲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

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爲友。』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

禕大怒。耿紀、韋晃見禕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

前言特相試耳。

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

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

晃曰：

『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

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變興，

更結劉皇叔爲外援，操賊可滅矣。』

二人聞之，撫掌稱善。

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爲羽

翼。』

耿紀問是何人。

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

操昔

日爲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

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

今已潛歸許都。

若使相助討

賊，無有不從。』

耿紀、韋晃大喜。

金禕卽使人密告二吉。

須臾，二人至。

禕具言其事。

二人感憤流

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

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

耿少府、韋

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

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

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

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卽發使齎詔召劉皇叔。

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

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圍獵。

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

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

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

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

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扎。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

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手下百餘人皆被殺。

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傳令殺將耿韋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

夏侯惇押耿韋二人至市曹。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

以擊賊！』劊子以刀拗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

咬牙皆碎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
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喪九泉。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

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

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

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

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

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潭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人。其立

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

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爲相國，華歆爲御

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

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輅

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

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

雷同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

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旣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在郿郡，聞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

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

守住三寨，多置擗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

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擗木礮石打將下來。

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

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

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

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

『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

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

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于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

夫所爲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倘若無人，此非貪盃，乃敗張

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

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

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

馬，爲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

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郃曰：

『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援。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

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驃馬

到面前一鎗刺倒，却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

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

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

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

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

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

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

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

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

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

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

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引

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

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

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

張飛引馬步軍趕來，卻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卻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

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

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斫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

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

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

却說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

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

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逕而逃，方得走脫。隨

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

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尙不

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

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

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

命而去。

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

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

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

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

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

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

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

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尙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

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

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

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

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

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

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陣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

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

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

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

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

二人建功

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

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

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

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傍。

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

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

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

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

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

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

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去處，只聽黃忠軍到，却來放火；

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

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

投奔夏侯淵去了。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衆將慶喜。法正

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

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

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

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

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

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

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

定軍山否？』

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

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

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

欲酌量着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

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尙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

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

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

若何？』正是：

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

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

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

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

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

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

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

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

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

長史劉曄進曰：

「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

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

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

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

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

爛，極其雄壯。

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

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

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

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爲

妻。

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

仕於外，止有蔡琰在家。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

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

者，名曹盱，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遽江啼哭七晝夜，跳

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尙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度

尙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立石墓側，時

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索筆大書八字於其

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

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蠶白。」操問琰曰：「汝解其意否？」琰曰：「雖先人

遺筆，妾實不解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

「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

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子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蠶曰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衆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

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

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訖，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

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

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

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擗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

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

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爲營；

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

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

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

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

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

着夏侯尚，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

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逕取黃

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

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

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

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

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却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

却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

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

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

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

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

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為兩段。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
力趁雕弓發，風迎雪刃揮。
雄聲如虎吼，駿馬似

龍飛。
獻誠功勳重，開疆展帝畿。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

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一員大將，大

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

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

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

管輅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豬遇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

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

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

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爲征西大將軍。

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

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

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

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

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

『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

忠應允便行。

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

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

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

將軍當用何策？』

忠曰：『看我先去，如何？』

雲

曰：『等我先去。』

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

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

公出力，何必計較？』

我二人拈鬮，拈着的先去。』

忠依允。

當時黃忠拈着先去。

雲曰：

『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

可約定時刻。

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

還，某即引軍來接應。』

忠曰：『公言是也。』

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

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

『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

午時不回，我當往助。』

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

張

翼應諾。

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

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

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

翼連聲應諾。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

將焦炳。

雲喝問曰：「蜀兵何在？」

炳曰：「已殺盡矣！」

雲大怒，驟馬一鎗，又刺死焦炳。

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

雲大喊一聲，挺鎗驟

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

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

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

操於高

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

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

操曰：「昔

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

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

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

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

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一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一奮然大怒，自領左

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

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

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

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腳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所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

路，放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戰長坂，威風猶未滅。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驚并

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

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

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

去破蜀。』

操視之，乃巴西巖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

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

『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

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

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正

是：

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

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

引本部兵去迎曹兵。」

玄德應允。

二人引兵而行。

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

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

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

徐晃引兵從

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

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

黃忠謂趙雲曰：「徐晃

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

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

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

兩下夾攻，徐晃大敗。

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

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

勢將危，如何不救？」

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

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

此敗。」

晃大怒，欲殺王平。

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

王

平渡漢水來投趙雲。

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

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

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

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

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

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

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

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

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礮響，礮響一番，搥鼓一番，只不要出戰。」

子龍受計去了。

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

弩亦都不發。

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礮。子龍聽

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欲歇，號礮又響，鼓角

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

空闊處紮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

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

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

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喚玄德答話。

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

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

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

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

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

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

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

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

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

曹兵大潰而逃。

孔明連夜追趕。

操傳令軍回南鄭。

只見五路火起。

原來魏延張飛得

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

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

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

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

此來，何敗之速也？」

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

吾以疑兵勝之。」

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

孔明曰：「亮已算定了。」

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

四路軍將，各

引鄉導官軍去了。

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

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

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

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

操問曰：「誰敢敵張飛？」

許褚曰：「某願

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

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

却說衆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

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

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

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

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

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

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

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

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

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

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

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

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

「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

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

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

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

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

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

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

原來馬超與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

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

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

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

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

『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

人報知夏侯惇。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

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

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

於是寨中諸將，無不准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邊寨私行。只

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准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

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

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

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

「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

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

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

取匙與衆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

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爲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

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

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不只得退回。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

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

於是曹操以植爲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修又嘗爲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卽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

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

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後

人有詩嘆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閒談驚四坐，捷對冠

羣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

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

德出戰。

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

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起來。曹兵人人驚恐。正是：

依稀昔日潼關厄，彷彿當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

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卽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

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

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

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

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

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

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

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

奏天子，未爲遲也。」

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詔而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

玄德旣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曰：

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

曩者董卓倡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効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

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越，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

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爲大司馬漢中王。

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寧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

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以寧社稷。謹拜表以聞。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

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

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

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

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

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齋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

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

張

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

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

禮畢，權以賓禮待寵。

寵呈上操書曰：『吳魏

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

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

孫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衆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

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

事。」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

許字人。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

後助曹取荊州。」

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

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

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

「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

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

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

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
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

鸞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
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

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

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

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

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

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卽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

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

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

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齎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

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

「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

久隨吾兄，卽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

伍！遂不肯受印。

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爲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

然信立爲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

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卽漢中王，漢中王卽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

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

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卽拜受印綬。費詩方出

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卽時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

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

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卽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

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

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手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

徑咬雲長之足。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

痛，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

忌。」雲長聚多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

大丈夫年近六旬，卽死何憾！」

正言間，蜀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

衆官拜賀曰：「此足見豬龍之瑞也。」

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

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

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

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

取勝。」

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

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颺，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

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

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擊之。」

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

「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爲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

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急難抵當矣。」

仁卽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

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

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

未見東吳來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棍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

一人應聲願往。

操視之，乃龐

德也。

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

遂加于禁爲征南將

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

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

兩員領軍將校：

一名董衡，一名董超。

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

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

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

禁驚問其故。

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

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

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

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

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

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

操省悟，卽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

德大驚

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

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

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

「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

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即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以示無

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

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妻子痛哭送

別，德令扶觀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觀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即取其首，置在觀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

於是引軍前進。

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

操喜曰：

『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

賈

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

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

『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

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

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

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

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

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

前部先鋒

龐德，軍前擡一木觀，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

兵離城止三十里矣。』

關公

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

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

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

四個白字。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士卒數人肩擡木櫬而

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

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

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蚤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

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鼓

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櫬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

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

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痴呆了。魏軍恐龐

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

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

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

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

禁不敢阻而回。

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

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

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

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鬪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

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

豈懼汝！」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韉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

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

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

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

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

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

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

『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

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

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

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

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

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

進兵成功。

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

謀，卽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

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

是何地名？」對曰：「罾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

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罾口」，豈能久乎？」

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

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

于罾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滄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

却說魏軍屯於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

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卽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

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蚤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

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

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驚，急出

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

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一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

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

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一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

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

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人有詩曰：

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
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

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髯笑

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

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

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

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於是乘水勢

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

將，無不喪胆，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

城，尙可全身。」

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

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郟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

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

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

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

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

漸退。

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

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

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

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蚤來降，更待何時？」

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正是：

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

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

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

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

平等默然而退。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

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

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

平大喜，卽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

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卽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

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

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

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

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

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

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

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

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

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

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後人有詩曰：

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軀。

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

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

武商議曰：「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

被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爲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

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而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

結何也？」

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

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

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

蒙驚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

願聞良策。」

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

敵，所慮者惟將軍耳。」

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

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荆

州在掌握之中矣。」

蒙大喜曰：「真良策也！」

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

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

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

病。

蒙至，入見權。

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今

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妙。」

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

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

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

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

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

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

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

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

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

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

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

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

城，便可設計襲取荆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

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

昔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

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

權大悟，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

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艍艫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

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

潯陽江去。晝夜趲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

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約至二更，艍艫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

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將

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

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

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

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擾。

一面遣人申報孫權。

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

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

泣告曰：「某恐雨溼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

爲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

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

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

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

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

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

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

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

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

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

之意，不如蚤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

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

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

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

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

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却說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

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

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

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

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

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

怨。公細察之。』

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

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

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

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

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

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

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

上。芳驚曰：『公如何？』

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

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

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

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

蒙大喜，引見孫權。

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

操召入，使者呈上書

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

操與

衆謀士商議。

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

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

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功。」

操

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

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

晃接入問之。

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

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

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卽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

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

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

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

寧？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

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

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

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何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

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

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

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

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

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

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

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

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

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

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

關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艣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

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

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

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荊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

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却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

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

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

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

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

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衆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

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

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

忽

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鎗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

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

拍馬舞刀，直取蔣欽。

不三合，欽敗走。

關公提刀追殺二

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

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颺，上寫「荊州土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嶼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核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

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

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

庸去了。
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卽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稍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

化乃至館驛安歇，帶候發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

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部，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

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

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

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

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

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

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

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

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

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

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

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

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

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

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

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

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曩請卜其休咎。」

權卽令卜之。範揲著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

正是：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

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

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

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

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卽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准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

公亦與泣別。

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

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

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

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

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

而走。朱然率兵掩殺。

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

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

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

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

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

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

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

於帳中。

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

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

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

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權回顧衆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

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

孫權沈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

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歎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

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

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

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亦屬東吳。

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爲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爲菴，每日坐禪參道；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普靜仰面諦視，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

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

關公英魂頓悟，卽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爲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

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

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位，顧謂衆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

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

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滯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

江東禍不遠矣。

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

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

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

恐東吳難與敵

也。

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

似此如之奈何？』

昭曰：『主公勿憂。』

某有一

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

權問何計。

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

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

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

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

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

吾乃觀

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

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

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

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

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

之計也。』

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

操問其故。

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

誓同生死。

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

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

操曰：「仲達之言是也。」

孤以何策解之？」

懿曰：「此事極易。」

大王可將關公首級，

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

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

我却觀其勝負；

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

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

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

入。呈上木匣。

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

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

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眉皆張。

操驚倒，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

將軍真天神也！」

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

操愈加恐懼，遂設

牲醴祭祀，刻沈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

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

荆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

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

人倫之道，不可廢也。」

必納王妃，以襄內政。」

漢中王從之。

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

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爲妃。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爲王妃。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

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

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且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夤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

「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

「願兄起兵，以雪弟恨！」

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

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

何必多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

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

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

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

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

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

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卽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荆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玄德卽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

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

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

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

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爲念當年同管死，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

「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上且宜保

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

能獨享富貴乎！」

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

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

「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

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

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卽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諫曰：

『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譎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

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

衆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

魂祭奠，號哭終日。

却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問於衆官。衆官曰：

『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

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

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

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

殿之梁。』

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

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鏦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

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

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

操大驚，忽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欲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

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

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

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

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

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

「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

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

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

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

「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癢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

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即愈。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

陀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如其言。

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

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

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

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

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

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擊下獄中，拷問其情。賈

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

急令追拷。

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

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

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

人，以傳先生之德。」陀卽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

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卽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

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

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

獄怒罵其妻。

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

吳押

獄嗟歎而止。

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闍雞豬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

後人有詩歎曰：

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窺垣一方。

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

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

操取書拆視之。略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

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

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

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

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

順人，早正大位。』

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

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爲周文王矣。」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附，王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操從之，表奏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齎勅赴東吳去訖。

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爲禍，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詡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曹，王上何必疑乎？」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爲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歎曰：

「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

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

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

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

「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

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

不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

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

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

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

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遣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

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

十五年春正月也。後人有鄴中歌一篇，歎曹操云：

鄴則鄴城水潭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

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

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

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

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

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鄴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

懷侯曹熊處報喪。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

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

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

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尙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

須臾，華歆入。

衆問其來意。

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

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于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諂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卽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

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鄴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

丕大驚，遂問羣臣曰：「黃

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階下一人

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郡陵侯，以片言折之。」

試看曹氏不彰事，幾作袁家譚尙爭。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三國演義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

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卽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

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

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

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旣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

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鄴陵自守，彰

拜謝而去。

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

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

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後人有詩歎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鄴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卽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

不一日，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

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爲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

問罪於骨肉，何也？」丁虞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

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不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

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

丁虞等盡皆醉倒。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

丕下令，先將丁儀丁虞等盡皆誅戮。丁儀字正禮，丁虞字敬禮，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

殺，人多惜之。

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

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

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丕曰：

「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

卞氏洒淚而入。不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

不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

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

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

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卽以此

畫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

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由山下，歘起相搪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

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不及羣臣皆驚。

不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

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

植曰：「願即命題。」

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

以此為題。

亦不許犯着「兄弟」字

樣。

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不聞之，潸然淚下。

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

不慌忙離坐告

曰：「國法不可廢耳。」

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

植拜辭上馬而去。

曹不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

早有細作報入成都。

漢中王聞之，

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不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

東吳孫權，拱手稱臣。

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

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

乞誅此二賊。」

玄德便欲遣人擒之。

孔明諫曰：「不可。」

且宜緩圖之。

急則生變矣。

可陞此二人為郡

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

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羨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

心腹人馳報孟達。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

彭羨。羨接入，置酒相待。

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羨因酒醉，恨罵曰：

「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羨曰：「公起本部軍，結

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

超辭了彭羨，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羨下獄，拷問其

情。羨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羨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

「羨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羨死於獄。

羨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

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

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

公。

達大喜，急問何計。

玃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

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

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

投魏去了。

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

先主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

士，望風歸順。

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

今王朝英俊鱗集，

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

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遂巡河上。

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

欲潔去就之分也。

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

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

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

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

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

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

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

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

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且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卽還鄴郡。時惇已卒，丕爲挂孝，以厚禮殮葬。

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曄、劉廙、陳矯、陳羣、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覷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

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

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

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

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

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一委相連，」是

「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

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

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

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

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

哂笑而退。

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

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

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

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

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

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辨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尙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

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

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

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

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齋捧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曹丕大喜。

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象，俯

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

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唐堯不私於

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

天下之謗。」不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

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

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爲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

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續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

八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

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

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詡曰：

『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齋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

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

丕大喜，卽令張音齋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

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

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唯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護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祗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

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不卽傳旨，大赦天下。謚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旣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

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丕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卽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宜。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歎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却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不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

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感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

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

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爲帝。譙周曰：『近有祥鳳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

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卽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

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卽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

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

繼續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

官皆散。

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

被曹丕所弒，主上不卽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爲君，爲孝感皇

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

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

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

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

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

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

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

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

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

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

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尙舉，陽泉侯劉

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

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

行大禮。』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

諸事齊備，多官整設，變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

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

阻兵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不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爲漢

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

君長夫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

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

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

讀罷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璽。

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

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

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

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

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

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

趙雲也。正是：

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曾聞進直言。

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却說先主起兵東征。

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

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

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

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

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

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爲重。」先主答曰：「朕不爲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

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

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齎詔而去。

却說張飛在閬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

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爲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

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興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

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

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

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

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

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

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

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

先主足而哭。先主亦哭。

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

二兄之讎，如何不

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

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

若陛下不去，臣捨

此軀與二兄報讎！

若不能報時，臣寧死不見陛下也！」

先主曰：「朕與卿同往。」

卿提本

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

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

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

飛拜

辭而去。

次日，先主整兵要行。

學士秦宓奏曰：

「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

願陛下思之。」

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

大義尙在，豈可忘耶？」

宓伏地不起曰：

「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

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

叱武士

推出斬之。

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

衆官皆爲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發落。』

孔明聞知，卽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

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

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

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驛

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

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

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

丙寅日出師。

却說張飛回到閫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挂孝伐吳。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

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二人商議停當。

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恍惚，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

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不覺大醉，臥於帳中。范、張兩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分，各藏

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歎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

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

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闕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

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當

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

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快快不樂，願

謂衆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

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

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警報。」先

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聞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足曰：

「噫！三弟休矣！」及至覽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

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

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

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方欲爲二弟報讎，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

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卿父報讎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

辭！」

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

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

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兩弟共享富

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

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

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

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

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

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

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卽遣陳震齋詔，往青城山宣召。

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清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

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

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

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

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

再三敦請，李意方行。既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

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爲信！」即以火焚之，便催軍前進。

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苞

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

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

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

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縛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

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

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

同心協力，共報父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

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

命興拜苞爲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爲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令張苞關興

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

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

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

「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

面面相覷。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

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權大喜，卽遣諸葛瑾爲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

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

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爲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

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今呂蒙已死，冤讎

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今吳侯命臣爲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並將荊州仍舊交還，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

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

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剿除，却爲異姓之親，而屈萬

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

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卽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

吳，竊爲陛下不取。」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讎，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不看

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

回江南。

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講和爲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

不回矣。」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

榮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聞也。

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瑾見孫權，言先

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塔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

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

爲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

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

權大喜，即寫表稱臣，令趙咨爲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

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

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不覺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

智雄略之主也。」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

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

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論之，豈不爲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

咨曰：「吳主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

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丕曰：「朕欲伐吳，可

乎？」

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

丕曰：「吳畏魏乎？」

咨曰：「帶甲

百萬，江漢爲池，何畏之有？」

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

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

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丕歎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

於是卽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齎冊封孫權爲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擘

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

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

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

早圖之？」

丕曰：「孫權旣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爲是。」

劉擘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尙有畏中原之心；

官輕則勢微，尙有畏中原之心；

官輕則勢微，尙有畏中原之心；

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不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真，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吳。

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御蜀兵之策。

忽報魏帝封主公爲王，禮當遠接。

顧雍諫曰：

『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

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

因時也，何故却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

邢真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

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邢真慌忙下車，

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爲主併魏吞蜀，乃令

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衆視之，乃徐盛也。邢真聞之，歎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

在人下者也！』

却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齎進謝恩。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桂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

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

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

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

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都

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

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關興奏曰：「旣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旣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

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

張苞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

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掄蘸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

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

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掄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

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

來，與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

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

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著張南、馮習，驅

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

收軍，只不見了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

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

遇難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

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

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

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

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

班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

攻，必然取勝。」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

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

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

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

小卒曰：「今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

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

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

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

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

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

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

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卽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寧爲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卽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帶病從征。

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

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

三國演義 第八十二回

老臣素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

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三回

戰獠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卽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尙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爲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

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

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

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

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

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

從；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

吾今爲關公報讎！』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

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核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

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

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

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

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

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

營。後人有詩歎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膽氣驚河北，威名鎮

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

尚不能復讎，深可痛哉！』乃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

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

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

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當大叫曰：『陛下今爲蜀

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

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

部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

苞聲如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

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入，慌忙入陣。先主視之，歎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却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搥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噴血，碧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寧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後人有詩歎曰：

吳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
酬君重知己，報友化仇讎。
劫寨將輕騎，驅兵飲

巨甌。神鴉能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見關興、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離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

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着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爲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報讎。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

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

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鍔，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
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
璋首級，擲於馬頂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
燒化。

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

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擲於馬頂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

興見馬忠是害父讎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

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

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

相合，混戰一場。苞與二人兵少，慌忙徹退，回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

驚異，賞犒三軍。

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引傅

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

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

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

急，等個空兒，便就下手。」

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

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

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

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

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

獵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

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

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剛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讎，何日可報？」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苞泣謝而退。

此時先主威聲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並張飛首級，遣使送還？」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

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沈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爲使，齎國書，望猊亭而來。

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

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

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鬪凌遲，祭父之靈。

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讎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

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

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

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

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

權大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權急問何人。

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

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

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

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

關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

臣願以全家保之。』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

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

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

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

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關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爲大都督，

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如何？』

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衆官，然後賜臣。』闕澤曰：『古之命將，必築壇會衆，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爲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無不服矣。』

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爲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闔以內，孤主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衛，卽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魏王、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遜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

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

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

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

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

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

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

吾命，何也？」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

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

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

吾等墮其銳氣？」

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

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

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衆皆憤憤而退。

却說先主自號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

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

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卽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取水深爲不便。」

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

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

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

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

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

遜大喜，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

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

衆將聽了，皆以爲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

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

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
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開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其言，果非懦。

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

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

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

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

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

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

手可取也。」

衆皆拜服。

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

不說魏兵襲吳。

且說馬良至川，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

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湖，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

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

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

良問其故。

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

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

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

成都可保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主上若有失，當

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

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

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二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起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二將自引軍去了。

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衆軍鼓譟而入。

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挺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

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

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

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徐盛丁

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

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

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

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礮石，各

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

一屯。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

去。

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乃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

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

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

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

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

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

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

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

軍從山谷中殺來。

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湖，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

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茅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傳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

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後人讚傅彤詩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四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

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

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答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

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

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四

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械，

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魏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

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尙論者作詩歎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

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卽倒

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卽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

不信，下馬登山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

遜見日將西沈，殺氣越加，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

堆，並無人馬。遜大疑，令尋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

何亂石堆中有殺氣冲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

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

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卦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

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爲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從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歎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爲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

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耶？」權泣而奏曰：

「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故來投

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爲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爲鎮南將軍。權堅

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

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

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

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

之變。」

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尙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

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準備。」丕曰：「卿前勸朕

伐吳，今又諫阻，何也？」
擘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

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

吳已有准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劉擘曰：「既有准備，去恐無益。」不從，引兵而去。

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

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於是傳令，教衆

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

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

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

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曹仁領兵

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

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

夾攻，因此大敗。」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

然歎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

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

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沈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

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脈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敕命爲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

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卽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先主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

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

先主以目遍視。

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

謖退出。

先主謂孔明曰：

「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

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

先主曰：「不然。」

朕觀

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

聖人云：「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

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

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

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

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

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主。」

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

「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

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

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觀

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

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

後杜工部有詩歎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

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天壽。』

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

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

禪卽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

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諡甘夫人爲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爲皇后。陸賞羣臣，大赦

天下。

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

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

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

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

懿也。不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

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

不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

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再修書遣使齎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

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再遣使入吳修

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

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爲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

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

乎？』

不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又命曹真爲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

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淝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

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卽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爲正宮皇后。』後主卽納之。

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

後主聽罷大驚，卽差近侍齋旨，宣召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良久，門吏傳丞相相令，言：『病體稍可，明

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歎息而回。

次日，衆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卽引多官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我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

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

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

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爲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

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

願聞退兵之策。

孔明曰：

『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衆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洩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爲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爲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

見我軍不出，不久自退矣。

「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爲各路救應。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

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

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

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爲戶部尙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

鄧芝。多官皆散。

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

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還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

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

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卽召陸

遜。遜至，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爲讎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爲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

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

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爲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

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

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

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

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

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

可速入油鼎！」

芝大笑曰：「人皆

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

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

芝曰：「既不懼鄧伯

苗，何愁來說汝等也？」

權曰：「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

芝曰：

「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爲吳國利害而來。」

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

耶？」

權聞言惶愧，卽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

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

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

不能全始全終耳。」

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蜀有山川之險，吳

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爲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

費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爲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如

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爲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

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

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

權曰：「先

生之言，正合孤意。

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

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

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

權曰：「孤意已決，

先生勿疑。」

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

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

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爲

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爲中郎將。

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

能達孤之情。」

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

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

好。

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

陛下當禮貌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

南，平定蠻方，然後圖魏。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

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爲

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宴

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

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

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

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懇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

入席就坐。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現爲益州

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

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尙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

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爲問。天有頭乎？」宓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溫又問：「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此時秦宓語言清明，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

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

爲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

以傾其西北乎？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有何物？願先生教我。」

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

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

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

齒之戲哉？」

溫拜謝。

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

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

東吳而來。

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

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

禮。」

權召入。

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

權大喜，乃設宴待之。

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

乎？」

芝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爲君者，

各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

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

贈鄧芝還蜀。

自此吳蜀通好。

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

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

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

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

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

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

逕取南徐，此爲上策。』

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

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

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擘、蔣濟爲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剋日起兵。封

司馬懿爲尙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

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

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頌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爲利

害。』孫權大驚，卽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旣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

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

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

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

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

也。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爲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

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卽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

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

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

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爲先

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詔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

盛不從。詔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詔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

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刀斧手擁孫詔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詔部將飛報

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詔。詔哭奏曰：

「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

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爲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詔，不

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詔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盛曰：

「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權曰：

「詔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

若殺之，負兄義矣。」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

權令孫詔拜謝。詔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

服你的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

却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變儀簇擁，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

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

逃竄耳。

丕暗笑。

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

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

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

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

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

曹丕大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爲

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

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

丕歎曰：

『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

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

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

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

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

『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

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

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振，刺斜

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淪死者無數。諸將奮力救

出魏主。

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

焰漫空，截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

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圍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

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

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

方侯雍齒之後，今連結孟獲造反。

牂牁郡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

昌太守王伉不肯反。

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

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

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

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

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

『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

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圍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

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

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

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飧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

却說雍圍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卽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圍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於是高定令鄂煥爲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

却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

回。二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問曰：

「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爲雍

闔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

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闔至寨禮畢，闔曰：

「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闔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

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闔自引三萬兵出迎。

戰不數合，闔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闔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

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闔、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

却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果然雍闔、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闔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闔的人盡殺。」衆軍皆聞此言。

少時，孔明令取雍圍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

人也。』

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

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

圍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並朱褒首級以爲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

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

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圍寨中探聽，却有一

牢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圍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

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圍的人，喚入帳

中間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

細作！』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圍，教

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

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圍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

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皆雍圍之故，不如殺圍以投孔明。」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圍。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圍可擒矣。」

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圍。圍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兵殺

投雍圍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雍圍軍不戰自亂。

圍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圍

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圍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

明，獻雍圍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

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圍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

瞞吾耶！」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

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圍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定叫屈曰：

『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

高定卽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爲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爲牙將。三路軍馬已平。

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

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

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恐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軍，卽統大兵前進。

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圍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

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卽喚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

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頓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

但恐以中年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

「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

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

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差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

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

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

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

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

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並董茶那阿會喃各寨之後。」

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

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厮

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

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

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

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

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

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徑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

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

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

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一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

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

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

了。從騎皆降。

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

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

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

列得十分嚴整。

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

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

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

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

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

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

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

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

孔明教喚武士押過

孟獲來。

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

獲跪於帳下。

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

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

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

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

肯服？』

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

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

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
徑望本寨而去。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

三國演義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

當日孟獲行至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

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棚，會集各洞會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

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况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

衆會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

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

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

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將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

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

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

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

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

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

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

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

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

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

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

「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

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

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

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

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

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會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

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會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

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

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會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

「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

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

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

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

去敵馬岱？』

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

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

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

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

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

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會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茶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

諸多會長，皆來告董茶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

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茶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

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會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會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

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

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

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

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

飲酒至晚，獲辭去。

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

歸寨。

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

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湖。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

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

去了。

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

如此。」

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

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岱問了來

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

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

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

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

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

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

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

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大子禮物。」

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

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

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脣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

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感歎相待。

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

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

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獲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

孟獲入帳間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

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

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

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

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

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

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

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

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

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

二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

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昏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
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

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

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卽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
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
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
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

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

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

孔明卽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

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

寨搦戰。

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馴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

孔明見孟獲

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

往來衝突。

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

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

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

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

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

於是蜀兵堅守數日。

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

出戰否？』

衆將欣然要出。

孔馬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

受了計策先進。

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

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

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搦應。』

岱受計而去。

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

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

張翼受計

而退。

孔明只教關索護車。

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

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

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河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

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河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西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

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

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跣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酋會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

少頃，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

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

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

孔明卽笑而遣之。

獲忻然拜謝而去。

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

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柔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

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柔思大王。

柔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

訴說前事。柔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

獲大喜，問計於朶思。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

「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唾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澆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會到。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有刀兵耶？」

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

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

炎天，其熱如火。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

赤帝司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鯨驚。忍捨溪邊坐，慵拋竹

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

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

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

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

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

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

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祐三軍！」

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

入廟禮畢，對坐于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

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

飲之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

人若飲之，咽喉無緩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敵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

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曰安樂泉。人若中毒，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持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

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晝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

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栢，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

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纒，碧眼

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

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

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

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

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

飲。

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

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

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

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

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

爲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

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

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孟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

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孟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

「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

孟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

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

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孟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

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

鋒

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

「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

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

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獲優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

座來。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

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

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

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

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

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

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

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

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朶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鞍馬送回。正是：

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爲蠻王巢穴。

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

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爲羹，養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會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

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

部長，名曰帶來洞主。

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

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

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齎書而去。却令朶思大

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

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

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

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

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

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

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

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

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

兵皆上城。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

餘者棄城而逃。

柔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

蜀將督軍分路勦殺。

孔明取了三江城。

所得珍寶，皆賞三軍。

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

「柔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

獲大驚。

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

孟獲甚是慌張。

忽然屏風後一人

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

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

獲視之，乃妻祝融夫

人也。

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

孟獲起身稱謝。

夫人忻然上

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

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

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

祝融夫

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

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

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

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

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

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

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

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

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

孔明即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受計。

各自領軍前

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

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

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

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

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

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

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

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

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

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

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

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

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

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

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

孟獲允諾，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

孔明遂送夫人入洞。

孟獲接着，又喜又惱。

忽報八納洞主到。

孟獲出帳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瓔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

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

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

木鹿大王許以報讎。

獲大喜，

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

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

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

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帶鐘。

忽然狂風大作，飛砂

走石，如同驟雨；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

蜀兵如何

抵當，往後使退。請罪，細說此事。

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向。

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

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豹」之法。吾在蜀

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

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

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

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卽與

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

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帶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

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

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

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

孔明聽知，即喚張嶷、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

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

「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

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

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

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

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尙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

「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

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

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

國主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

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爭鬪。」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

兵倭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一起三萬，皆穿犀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

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

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

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

凱曰：「某素聞南蠻

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

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

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

精神；別國人飲之，卽死。

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

不如班師早回。」

孔明笑曰：

「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

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

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

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遍觀地理。

山險嶺峻之

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

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

條大路。

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

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

出谷則三江城

大路。谷前名塔郎甸。」

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

遂回舊路，上車歸

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

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

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

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

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

按軍法。」

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

物，尅日完備。』

趙雲受計而去。

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

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

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

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

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

却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却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

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

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

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

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

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

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令魏延追一陣。蜀兵皆

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

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

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蠻兵占

了蜀寨。

話休絮煩。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

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

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

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

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至第十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

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繡，加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

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

輛黑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糧車而走。」

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

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

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

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尙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

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

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

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礮打的頭臉粉碎，皆死

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左右將士，無不感